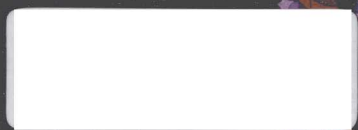


THE MISTS OF AVALON
THE HIGH QUEEN

阿瓦隆迷雾 ②

卡米洛王后

[美国]玛丽昂·齐默·布拉德利 著 李淑珺 译



阿瓦隆迷雾 ②

卡米洛王后

[美国] 玛丽昂·齐默·布拉德利 著
李淑珺 译

④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瓦隆迷雾. 2, 卡米洛王后 / (美) 布拉德利 (Bradley, M. Z.) 著;
李淑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8

(译林幻系列)

书名原文: The Mists of Avalon: The High Queen

ISBN 978-7-5447-5523-8

I. ①阿… II. ①布…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3428号

The Mists of Avalon: The High Queen by Marion Zimmer Bradley
Copyright © 1983 by Marion Zimmer Bradle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204号

本简体字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缪思出版授权

书 名	阿瓦隆迷雾2: 卡米洛王后
作 者	[美国] 玛丽昂·齐默·布拉德利
译 者	李淑珺
责任编辑	杨雅婷
原文出版	Ballantine Books, 198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2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523-8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4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2
第五章	56
第六章	66
第七章	96
第八章	128
第九章	141
第十章	163
第十一章	173
第十二章	191

第十三章	224
第十四章	239
第十五章	254
第十六章	274
第十七章	281

第一章

洛特称王的遥远北方，荒野上积着厚厚的白雪，即使正午时分，也常笼罩着一片朦胧的薄雾。在少见的阳光普照的日子里，男人可以出外打猎，女人却仍被囚禁在城堡里。摩高丝漫不经心地来回转着纺锤，她一如既往地讨厌纺纱，但屋里昏暗到无法做更精细的工作。她突然感到从敞开的门吹进一股冰冷的风，她抬起头，温和地责备道：“摩根，现在开门太冷了。你一整天都在抱怨太冷，现在却要把我们全都冻成冰柱吗？”

“我又没有抱怨，”摩根说，“我说过什么吗？这房间闷得跟茅房一样，烟的味道又熏人。我只想透口气而已！”她推上门，回到壁炉边，一面搓手一面颤抖。“从仲夏过后我就没觉得温暖过。”

“我想也是，”摩高丝说，“你肚子里那个小累赘把你骨头里每一丝热气都吸走了——他可是又暖又舒服，而他妈妈只能浑身发抖。总是这样的。”

“至少冬至已过，现在天亮得较早，白天也比较长了，”摩高丝的一名侍女说，“或许再过两个礼拜，你的宝宝就会出生……”

摩根没有回答，只是站在火前颤抖，双手发疼似的用力摩擦着。摩高丝心想这女孩的样子简直像鬼魂一样。她的面孔变得尖细，瘦削得如同垂死之人，双手瘦骨嶙峋，如骷髅一般，跟她因怀孕而突出的腹部形成鲜明对比。她双眼下方有浓重的黑眼圈，眼皮红肿，像哭泣了许久，但摩根到这里这么多月以来，摩高丝从没见过她掉过一滴泪。

我会安慰她，但是她都不哭，叫我如何安慰？

摩根穿着摩高丝的一件旧袍，深蓝色的长袍已经褪色磨损，又长得可笑。她显得笨拙而邋遢，摩高丝看到自己的外甥女甚至懒得拿针线改短长袍，就不由得恼怒起来。由于这个季节只有咸鱼和粗糙的蔬菜可吃，她的脚踝也因肿胀而从鞋子上方突出来。她们都需要新鲜的食物，但这种天气想要有新鲜食物可不容易。要是去打猎的男人运气不错，她就能劝摩根吃点新鲜的肉。她自己怀过四胎，很清楚怀孕末期成天饥饿的感觉。她记得怀高文时，她曾跑到制酪场去吃他们保存的黏土。老接生婆曾告诉她，怀孕的女人如果忍不住想吃这类怪东西，那是因为腹中的孩子想吃，不管他想吃什么，做母亲的都该喂他。或许明天山溪旁会长出新鲜的香草——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冬末，怀孕的女人都渴望吃点香草。

摩根漂亮的黑色长发编成松散蓬乱的辫子，看来就像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梳头或重新编辫子。这时她转身离开壁炉，拿起放在架上的梳子，抱起摩高丝的一条小狗，开始帮它梳毛。摩高丝心想，不如梳梳你自己的头发吧，但她忍住没说。摩根最近脾气很暴躁，根本没办法跟她好好说话。摩高丝看着这年轻女孩干瘦的手拿着梳子梳开蓬乱的狗毛，心想，她已经这么接近分娩时刻，脾气不好也理所当然。小狗汪汪哀叫，摩根轻声安慰它，比她最近对任何人类说话的口气都温柔。

“摩根，不会等太久了，”摩高丝轻柔地说，“到圣烛节^①前，你一定分晚了。”

“我巴不得早点结束。”摩根最后拍了小狗一下，放它到地板上。“好了，小狗，你现在的样子就配跟淑女夫人在一起了……你好漂亮，毛发这么柔顺！”

“我把火生旺一点。”叫贝丝的侍女说。她把纺锤放到一边，把纺纱杆插进一篮松散的羊毛中。“天都黑了，男人快回来了。”她走向壁炉，但不小心被地上的一根柴枝绊到，差点跌到壁炉上。“加勒思，你这小讨厌鬼，收好这些垃圾好吗？”她把柴枝丢进火里，这让一直四处堆放柴枝、咿咿呀呀对它们说话、才五岁大的加勒思生气地大喊起来，这些树枝可是他的军队啊！

“好啦，加勒思，天已经黑了，你的军队也该回帐篷去了。”摩高丝快地说。小男孩嘟着嘴把成堆的小树枝堆到角落去，但将其中一两根小心翼翼地收进束腰外衣的衣褶里。早些时候摩根把这些较粗的树枝雕成穿着盔甲和头盔的粗糙人形，还用野莓汁把它们的外衣染成深红色。

“摩根，你能再帮我做个罗马骑士吗？”

“现在不行，加勒思，”摩根说，“我的手冻得好痛。或许明天吧。”

他皱着眉头走到她膝前，要求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跟爸爸和阿格莱瓦出去打猎？”

“我想还要好几年，”摩根微笑道，“等到你长得够高，不会被雪堆埋起来看不见才行！”

“我很大了，”他边说边挺直腰杆，“你看，摩根，你坐着的时候我就比你高！”他烦躁地踢踢椅子。“这里都没事可做！”

^① 圣烛节 (Candlemas)，在 2 月 2 日，即圣母马利亚产后净秽携耶稣前往圣殿的纪念日。新异教徒认为该节日原为前基督教时代爱尔兰、苏格兰等地的节日，后被基督教化。

“嗯，”摩根说，“我可以教你纺纱，你就不会闲着没事做了。”她拿起贝丝的纺纱杆递给他，但他往后退了一步，露出生气的样子。

“我要当骑士！骑士不用纺纱！”

“那真可惜，”贝丝嘲讽地说，“如果他们知道纺纱多辛苦，或许就不会老是弄破斗篷和外衣了！”

“但有个故事就是说一名会纺纱的骑士的，”摩根说着，对小男孩伸出双手，“加勒思，过来，不，坐长椅上，你太重了，不能像还在喝奶的小娃娃一样坐在我腿上。在很古老的年代，罗马人到来以前，有一位叫阿喀琉斯的骑士被人下了诅咒。老巫师告诉他母亲说，他会死于战争，所以他母亲帮他穿上裙子，把他藏在女人中，让他学会纺纱织布和所有适合女孩子做的事。”

“后来他真的在战争中死了吗？”

“他确实死了，因为特洛伊城被围攻时，所有骑士和战士都被征召上战场，阿喀琉斯也去了，而且他是所有骑士中最优秀的。他被告知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安稳地活很久，最后年老时在自己的床上死去，为人遗忘；另一个则是在年轻时就光荣死去。结果他选择光荣战死，而到现在英雄传说里都还有他的故事。他在特洛伊战争中迎战名叫赫克托耳的骑士，在我们的语言里则叫阿克托里斯……”

“就是抚养亚瑟王长大的那个阿克托里斯爵士吗？”小男孩睁大眼睛问。

“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是好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但这个赫克托耳可能是他的祖先。”

“等我进王宫，成为亚瑟王的手下，”加勒思说，他的眼睛跟小碟子一样圆溜溜的，“我要成为最会打仗的骑士，如果有比赛，我一定要赢得全部奖品。后来阿喀琉斯怎样了？”

“我不记得了——我是很久很久以前在尤瑟的宫廷里听到这个故事的。”摩根说，她用双手用力按着背，似乎背很痛。

“摩根，你跟我讲讲亚瑟的骑士好不好？你真的见过兰斯洛特对不对？亚瑟王加冕那天我见过他——他有没有杀过恶龙？摩根，你跟我说……”

“加勒思，不要烦她了，她身体不舒服，”摩高丝说，“去厨房看看他们还有没有烤饼给你吃。”

这孩子一脸不开心，但还是把木头刻的骑士从外衣里拿出来，一边走向厨房，一边对它低语：“那么，兰斯洛特骑士，我们去杀死湖里所有的龙……”

“那孩子，一天到晚讲战争、打仗，”摩高丝不耐烦地说，“还有他最宝贝的兰斯洛特。有高文跟亚瑟去打仗还不够吗？真希望等加勒思长到可以打仗的时候，天下已经太平了！”

“会天下太平的，”摩根心不在焉地说，“但那也无所谓，因为他会死在他最亲爱的朋友手上……”

“你说什么？”摩高丝瞪大眼睛惊叫，但这年轻女子眼神空洞茫然。摩高丝轻轻摇她，问道：“摩根！摩根，你不舒服吗？”

摩根眨了眨眼，摇摇头。“抱歉，你刚刚说什么？”

“我刚说什么？应该问你刚刚说了什么吧？”摩高丝质问，但她看到摩根眼里的哀伤时，感到身上如针扎一般。她拍拍年轻女子的手，把方才可怕的话当作精神错乱的呓语。“我想你一定是在睁眼做白日梦。”她发现自己不愿认为摩根刚刚或许经历了一瞬间的预见。“摩根，你应该好好照顾自己，你几乎什么都没吃，也不睡……”

“食物让我觉得恶心，”摩根叹道，“如果在夏天，或许我可以吃一点水果……昨晚我梦见我吃到了阿瓦隆的苹果……”她声音颤抖，低下头，

不让摩高丝看见她的睫毛上挂着泪珠。但她握紧双手，没有哭。

“我们都吃腻咸鱼和熏肉了，”摩高丝说，“要是洛特打猎成果丰硕，你一定得吃点新鲜的肉。”她想到摩根在阿瓦隆已被训练得习惯于忽视饥渴和疲倦，但摩根现在有孕在身，应该稍微放松苦行的习惯，可她仍以毫无怨尤地忍受一切为荣。

“摩根，你受过祭司的训练，已经习惯节食，但是你的孩子不能这样忍受饥渴，而且你实在太瘦了……”

“不要嘲弄我！”摩根生气地说，指着她自己突起的大肚子。

“但是你的脸跟手都皮包骨了，”摩高丝说，“你不能这样让自己挨饿，你还怀着一个孩子，你得为他着想啊！”

“等他为我着想的时候，我也会为他着想！”摩根说着，猛然站起来，但摩高丝拉住她的手，又拉她坐下。“亲爱的孩子，我知道你现在受的苦，你也知道我自己就怀过四个孩子。最后这几天会比先前漫长的几个月加起来更糟糕！”

“我早该在来得及的时候摆脱它！”

摩高丝开口想斥责她，最终却叹口气说：“现在说早该如何已经太迟了，再过十天左右这一切就会结束。”她从外衣口袋里拿出自己的梳子，开始梳开摩根纠结的发辫。

“别管它……”摩根烦躁地说着，把头扭开，“明天我自己会梳。我一直觉得好累，根本不想管它。要是你已经受不了我这么邋遢——好吧，把梳子给我！”

“坐好，我的宝贝，”摩高丝说，“你不记得了吗？你小时候在廷塔杰尔时，经常吵着要我帮你梳头发，因为你的保姆——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想起来了，葛妮丝——她老拉你的头发，所以你就说：‘让摩高丝姨妈帮我梳好不好？’”她将梳子穿过纠结的鬃发，一绺绺梳开，温柔

地轻抚摩根的头。“你有一头很漂亮的头发。”

“又黑又粗，跟小马冬天的鬃毛一样！”

“不，像黑羊毛一样细致，像丝绸一样闪亮。”摩高丝说，依然抚摸着她的黑发，“坐好，我帮你编辫子……我一直想要个女儿，可以让我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这样帮她编头发……但女神只给我儿子。所以现在你既然需要我，刚好可以当我的小女儿……”她把那长着黑发的头拉近自己的胸口，摩根就靠在她胸前，颤抖着忍住她不能流下的眼泪。“啊，好了，好了，小宝贝，不要哭，很快就过去了，好了，好了……你一直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你需要母亲的照顾，我的小宝贝……”

“只因为……这里很阴暗……我好想看到阳光……”

“我们夏天拥有的阳光远远超过我们所需，到午夜天都还亮着，”摩高丝说，“所以冬天的阳光才这么少。”摩根还是因不可抑制的啜泣而颤抖着，摩高丝抱紧她，轻轻摇着。“好了，小宝贝，我的小宝贝，好了，我知道你的感觉……我也在冬天最黑暗的日子生下高文，那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又阴暗，又有暴风雪，而且我才十六岁，对怎么生小孩一无所知，害怕死了。我那时真希望自己当初留在阿瓦隆当女祭司，不然留在尤瑟的宫廷里或其他任何地方也好。洛特那时离家打仗，我又挺着大肚子，一天到晚觉得恶心背痛，一个人孤孤单单，身边只有一些陌生女人。你相信吗？我整个冬天都偷偷把我的旧娃娃藏在床上，每天晚上抱着它哭着入睡。我那时还是孩子啊，你现在至少是个长大成人的女人，摩根。”

摩根哽咽着说：“我知道我已经很大了，不该像个孩子……”但她仍旧抱紧摩高丝，年纪较长的摩高丝则轻抚她的头发。

“我当初还没长大成人时怀的婴儿，现在已经离家去打撒克逊人了，”她说，“而当初我像抱娃娃似的抱在膝上的你也将有自己的孩子了。啊，对了，我就记得有事情要告诉你。厨师的老婆玛吉生了——难怪今

天早上的粥有这么多麸皮没清干净——所以等你的孩子出生就有现成的奶妈了。不过我相信，等你看到孩子，你一定会想自己喂奶。”

摩根露出反感的表情，摩高丝微笑起来。“每个儿子出生前，我也很反感，可是一旦我看到他们的小脸，就觉得永远都舍不得让他们离开我的怀抱。”她感觉摩根退缩了一下。“怎么了，摩根？”

“我背痛，我想我坐得太久了。”摩根烦躁地起身，在房里四处踱步，双手紧捏着自己的后腰。摩高丝若有所思地眯起眼睛，没错，过去这几天，这女孩鼓胀的腹部确实下坠了些，应该快了。她该吩咐用人给女人专用的厅堂铺满干净的稻草，并吩咐接生婆做好准备。

洛特的手下在山上打到一头鹿，剥皮清理干净后，在大火上烤，烤肉的香味传遍整座城堡，摩根甚至没有拒绝吃下一片还滴着血的生鹿肝——根据习俗，这类食物要留给像她这样怀孕的女人吃。

摩高丝看到摩根因嫌恶而皱眉，她自己怀孕时看到这类东西也有同样的反应，但摩根还是像摩高丝一样饥渴地吮吸着鹿肝，因为虽然她心里厌恶，她的身体却迫切渴望这样的滋养。之后鹿肉烤好了，厨师把肉切好端给大家时，她还是作势拒绝。摩高丝拿了一片鹿肉，放在摩根的盘子里。

“吃下去，”她命令道，“不行，摩根，你要听我的话，你不能这样饿着自己跟孩子。”

“我吃不下去，”摩根低声说，“我会吐出来……请你收起来，我晚点再吃吃看。”

“有什么不对吗？”

摩根低下头喃喃地说：“我没办法吃……鹿肉……我在五朔节吃过，那次……我现在一闻到鹿肉的味道就觉得恶心。”

这孩子就是在五朔节的火祭时怀上的。为什么这让她这么心烦？那段记忆应该很愉快啊，摩高丝心想。想到五朔节的放纵，她脸上不禁浮起微笑。她怀疑这女孩会不会刚好遇到特别蛮横的男人，而遭遇类似强暴的经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次怀孕让她这么愤怒又绝望了。但往事已矣，以摩根的年纪，她应该知道并非所有男人都是禽兽，即使她曾经落到这种对女人既不温柔又不熟练的男人手中。

摩高丝拿了一块燕麦饼，用盘中的肉汁把它浸湿。“那你吃这个——这样也吃得到肉的营养，”她说，“我还帮你煮了蔷薇果茶，味道很酸，但你应该会觉得很好喝。我记得我怀孕时就很想吃酸的东西。”

摩根顺从地吃下去，摩高丝觉得她的脸色似乎立刻就红润了点。饮料的酸味让她皱起眉头，但她还是饥渴地一饮而尽。“我不喜欢，”她说，“可是很奇怪，我一喝就停不下来。”

“是你的孩子想喝，”摩高丝严肃地说，“子宫里的胎儿知道什么对他们好，所以会要求我们。”

洛特舒适地坐在他手下的两个猎人中间，对他外甥女亲切地微笑。“这头鹿又老又瘦，不过在冬末还算一顿不错的晚餐。”他说，“而且我也很高兴没打到一头怀孕的母鹿。我们看到一两头，但我叫手下别打扰它们，甚至还把狗叫开——我希望这些母鹿平安生下小鹿，应该要不了多久了，其中好几头都大腹便便。”他打了个哈欠，把加勒思抱起来。小加勒思的脸因为吃肉弄得油光发亮。“等你再长大一点，很快就可以跟我们去打猎了，”他说，“你，当然还有小康沃尔公爵。”

“爸爸，谁是康沃尔公爵？”加勒思问道。

“当然是摩根怀的小宝宝。”洛特微笑着回答，加勒思转头盯着摩根。“我没看到小宝宝，摩根，你的宝宝在哪里？”

摩根不自在地微笑。“下个月这个时候我就带来给你看。”

“春天女神会带小宝宝给你吗？”

“可以这么说。”摩根勉强微笑着。

“小宝宝怎么会是公爵？”

“我父亲是康沃尔公爵，我是他唯一的婚生子女。亚瑟成为共主时，把廷塔杰尔还给了伊格赖恩，所以这座城堡会从我手上传给我，然后传给我的儿子，如果我生下儿子。”

摩高丝看着这年轻的女人，忽然想到：她的儿子比我的高文还接近王位。我跟伊格赖恩是同父同母的姐妹，薇薇安则只是她同母异父的姐姐，所以高文的血缘关系比兰斯洛特近；但摩根的儿子却会是亚瑟的外甥，不晓得摩根是否想过这件事？

“所以，摩根，你的儿子当然就是康沃尔公爵……”

“或女公爵。”摩根再度微笑。

“不，我从你肚子的样子就看得出来，又低又宽，一定是儿子，”摩高丝说，“我生了四个，也看着我身边的侍女从怀孕到生产……”她不怀好意地对洛特笑着说：“何况我丈夫还非常认真地做到前人所说的——国王应该成为所有人民的父亲！”

洛特不以为意地说：“我想，我这些由王后所生的嫡子应该有很多庶出兄弟；俗话说得好，兄弟是最好的照应，所以我有那么多儿子正好……来吧，外甥女，你愿意拿竖琴来为我们唱一曲吗？”

摩根推开剩下的燕麦饼。“我吃得太多了，没办法唱歌。”她皱着眉头说，开始在大厅里踱步，摩高丝又看到她的手紧压着背。加勒思走上前去拉她的裙子。

“摩根，唱歌给我听，唱那首龙之歌好不好？”

“那首歌太长了，不适合今晚唱——你该上床睡觉了。”她说，却又走到角落，拿起立在墙角的小竖琴，在长椅上坐下。她随意拨了几个音，

弯腰调整一根琴弦，然后开口唱起一首军人唱的吵闹的饮酒歌。

洛特在合唱部分加入进来，他的手下也同声唱起来，他们粗糙沙哑的声音震动了熏黑的屋梁。

撒克逊人在漆黑的夜里到来，
在所有人沉睡的时刻，
他们杀光了所有女人，
因为他们宁可强暴绵羊！

“我的外甥女，这首歌你不是在阿瓦隆学的吧。”洛特咧嘴笑道，摩根起身把竖琴放回原位。

“再唱一首。”加勒思要求，但她摇摇头。

“我现在有点喘不过气来，没办法唱歌。”她说。她放下竖琴，拿起纺锤，但过一会儿又把纺锤放下，开始踱步。

“孩子，你在烦恼什么？”洛特问道，“你像困在兽笼里的熊一样烦躁！”

“我坐下来背就痛，”她说，“姨母逼我吃那块肉，虽然我根本没吃下去，它却还是让我肚子痛。”她双手撑着腰，突然像抽筋似的弯下腰去。然后她惊叫一声，摩高丝看到那太长的长袍颜色转暗，一直浸湿到膝盖处。

“啊，摩根，你尿湿了，”加勒思大叫，“你这么大了还尿湿衣服——如果是我，我一定会被保姆打一顿！”

“闭嘴，加勒思！”摩高丝严厉地说着，跑到摩根身边。摩根仍旧弯腰站着，因震惊和羞愧而涨红了脸。

“没事，摩根，”摩高丝扶住她的手臂说，“你这里痛吗？这里呢？我

想也是。你只是开始分娩了，你不知道吗？”但这女孩怎么会知道呢？这是她的头一胎，而且她从来不爱听女人的闲言碎语，所以不会知道这些征兆。今天大部分时间里她一定已经感到分娩初期的疼痛了。摩高丝叫来贝丝，吩咐道：“带康沃尔女公爵到女人专用的厅堂去，叫梅甘和布兰雯来。还有，把她的头发解开，她全身上下或衣服上都不能有绑住或打结的地方。”她抚摸着摩根的头发补充说：“我今天帮你绑辫子时就应该知道……我待会儿就过去陪你，摩根。”

她看着这女孩沉重地倚在保姆身上走出去，然后对洛特说：“我得去陪她，这是她头一次生产，她一定很害怕，可怜的孩子。”

“不急吧，”洛特无所谓地说，“这要是她的头一胎，一定得分娩一整晚，你有的是时间握她的手。”他和善地对他太太微笑。“你倒真急着把高文的对手带到这个世界！”

“你是什么意思？”她低声问。

“我只是说——亚瑟和摩根从同一个子宫出生，所以她的儿子比我们的儿子更接近王位。”

“亚瑟还年轻，”摩高丝冷冷地说，“还有很多时间生十来个儿子。你认为他会缺继承人吗？”

洛特耸耸肩。“命运很难捉摸，”他说，“亚瑟在战场上似乎刀枪不入——我怀疑这跟湖上夫人有关，这该死的女人；而高文对他的国王又太忠心耿耿。但命运或许会转而对亚瑟不利，如果这一天到来，我只希望高文最接近王位。摩高丝，你好好想想，小婴儿本来就很脆弱。你或许可以恳求你的女神让小康沃尔公爵没办法吸到第二口气。”

“我怎么能这样对待摩根？她就像我自己的女儿啊！”

洛特怜爱地逗弄他妻子的下颌。他说：“摩高丝，你是个充满爱心的母亲，我也喜欢你这样，但我怀疑摩根自己是否那么想要这个孩子。我